長孫褚韓來李上官列傳第三十　唐書一百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勑撰

長孫无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住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北部郎中上黨縣公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无忌曰禍隙已牙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絀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无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爲子孝爲君仁又何議

哉對曰向使濬并弗出得爲孝乎塗廩弗下得爲
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急乃
遣无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无忌與尉遲敬
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
君綽鄭仁泰李孟嘗討難平之王爲皇太子授左
庶子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
以无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卧内
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
請遂討之帝顧新軟血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
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无忌曰

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
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
或有言无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无忌曰我與公
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敵矣因普
示羣臣曰朕子幼无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
疏間親新間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无忌亦自懼
貴且元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
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
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无忌辭又因高士
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

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
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
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
公等孰不曰然无忌固讓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爲
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
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
艱難賴无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帝欲
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明
靈之祐賢佐之力克翦多難清寓內蓋時屯共資
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
不同而監統一也无忌等義實休戚効挺夷險嘉
庸懿績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
无忌爲趙州刺史以趙爲公國房玄齡宋州刺史
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李靖濮州刺
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
刺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觀州刺
史王河間尉遲敬德宣州刺史國於鄂李勣蘄州
刺史國於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褒程知節普
州刺史國於盧劉弘基朗州刺史國於夔張亮禮
州刺史國於鄖凡十有四人餘食邑尚不在无

忌等辭曰羣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爲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爲怨望朕亦安可疆公土宇邪遂止後帝幸其弟自家人姻婭勞賜皆有差久之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无忌玄齡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无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无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荅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无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吳王恪无忌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傅官聽罷太子太師遥領楊州都督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无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異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

悟臨難不易節所之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沐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密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焉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无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揔兵攻戰非所善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捫无忌頤无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帝曰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无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无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祕不發喪請還宮太子即位是為高宗進无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為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无忌厲色折拒帝後召无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

无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
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既立以无忌受賜而不助
已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
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博致反狀帝驚曰將妄
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
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
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柰何對曰房
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姦雄天下
所畏伏一日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即急恐攘袂
一呼以嘯同惡且爲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

文化及父宰相爭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
疑然而起爲戎首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疑更
詔審覈明日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曰
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
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朝
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爲失今无忌忘
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
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秉
機亟行緩必生變无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
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

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楊州都督一
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沖
等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
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
獄敬宗令大理正表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
暴訊无忌投繯卒沖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思于
檀口大抵朞親皆謫徙初无忌與遂良悉心奉國
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
禮老臣拱已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既
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
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
以孫元翼襲封初无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許
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无忌
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鈞爲猗氏令
无忌從父敞字休明隋煬帝爲晉王敞以庫直從
畋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淫原獸可
乎王遂止即位頗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禦高
祖入關率子弟謁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爲杞州刺
史貞觀初坐受賕免太宗以后屬歲私給稟償其
費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謚曰良陪葬昭

陵

從父弟操字元節父覽爲周大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史從秦王征討常侍旁與聞秘謀徙陝州城中無井人勤于汲操爲釃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遺愛服除封樂壽縣男爲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永徽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謚曰安葬給鼓吹至虞罷

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兄爲韓瑗妻无忌得罪詮流嶲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蒲者工書善騎射力搏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爲涼州長史嘗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之貶許敬宗懼持蒲才能仇己追至京屬吏訊搒色不變曰身可殺辭不可枉吏代爲占死獄中无忌族叔順德

順德仕隋爲右勳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爲高祖親厚太宗將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聲備賊至數萬人乃結隊按屯大將軍府建授統軍從平霍邑臨汾絳郡有功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通將奔洛陽順德跳追桃林執通以獻遂定陝

縣以多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
食千二百戶賜宮女詔宿內省俄以受賕爲有司
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今觀
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
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
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
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李孝
常謀反坐與交削籍爲民歲餘帝閱功臣圖見其
像憐之遣宇文士及視順德順德不稱謝遂召
爲澤州刺史復爵邑順德素少檢後放自如至是
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
擿無所容遂爲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
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坐累還第喪息
女感疾甚帝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
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遣使平之贈荆州
都督謚曰襄貞觀十三年封邳國公永徽中加贈
開府儀同三司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爲
薛舉通事舍人仁杲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
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

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
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偽遂
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
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
功超古初方告成代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
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
帝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
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
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
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
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
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
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
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是時
魏王泰禮秩妃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
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為急帝以不切
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
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
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
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為我東賢者保傅之夫

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瑑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又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劾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食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

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
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
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
爲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
曰昔秦文公時有陳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
陽陳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
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
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
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
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爲萬
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
存信貴之也延陀曩一俟斤耳因天兵北討蕩平
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爲餘寇不可以無
酋長故璽書敦諭立爲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
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既開許爲御北門受獻食
今一朝自爲進退所惜少所失多虧信夷狄方生
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
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可比敗芮芮興突
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爲
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

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
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
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
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絶域殆非支體
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
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擔雲
輣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擒高
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
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
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玄
菟海壤荒瀆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
蕩平不見省進黄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
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尊納部
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
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
屯遂良誦諍不可帝志取西域賞其言不用西突
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
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
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
愆宜許太子閒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

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
良長孫无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
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
遂良在而毋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
縣公進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兼太子賓客進
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
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无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
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
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勲有不如意上有斥功

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
入帝曰罪莫大於絶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
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
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
遽忘之皇后無它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
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
帝身接帷策今立之本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
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
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
无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

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
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
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
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无
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无
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
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无忌請即還京發
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蠖蟜餘
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
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无忌逆
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沖流愛州
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
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
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愛州二男一孫祔咸
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
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
行先天中突厥圍北廷詔璆持節監揔督諸將破
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而氣象凝挺不減在
臺時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

令建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爲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遷黃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進侍中兼太子賓客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況被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久矣其李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傅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遂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

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是貶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无忌死義府等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乃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遣詔復官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爲鳳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宇文化及難闔門死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爲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察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爲之兼崇賢館直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脩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帝將以武氏爲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姒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爲后皇統中微其

禍如此惟陛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負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謾言濟等忠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仄請加賞慰而賓衡之帝示濟及瑗濟等益懼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爲侯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二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揔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繫刑罔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沒焉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轜還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衒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與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

濟異母兄恒上元中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父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出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爲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甚禮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宮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必鯁切不回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璡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雨興既勲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義琰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

光祿大夫聽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
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自
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
子巢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抱之絕
其父游後亡走闕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
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
編主簿義琰從祖弟義琛
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
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
琛曰是人神情奭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
帝喜爲加七階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
琛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柰何倨見我
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
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遷刑部侍郎爲雍
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鄧義琛恐流
徙不還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刺史子
綰爲柏人令有仁政縣爲立祠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爲隋江都宮副監
大業末爲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爲沙門
服寖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

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草受
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即位爲秘書少監進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
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
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遷羽鵷鷺豈雍州判佐
比乎時以爲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
人多効之謂爲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
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
能堪又引道士行猷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
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
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
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
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同
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
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屈復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
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
矣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中宗時爲
昭容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
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

言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
忍而不省及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味鳴佞祚
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
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
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
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長孫褚韓來上官列傳第二十